

●沙勇忠

理论价值观——考察新时期图书馆学研究历程的一种方式

ABSTRACT The Chinese library Research in the new period has experienced two great "upsurges", having been "still" all along after a short boom. there are many-sided reasons, but the most important one is the fuzziness and immaturity of the theoretical concept of value in the whole library world.

SUBJECT TERMS Library research—China

CLASS NUMBER G250

对新时期中国图书馆学研究走过的历程,人们已进行了多种反思和评价,或认为图书馆学研究发展经历了两次“否定”——以理性研究对实用研究的否定,以发展研究对纯理论研究的否定^[1];或认为经历了两次“浪潮”——理论图书馆学研究的浪潮,发展图书馆学研究的浪潮^[2]。不管怎样看待,总之,在新时期图书馆学研究中出现了两次大的转向。其轨迹大致是:1980年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刚恢复之时,仍沿袭传统的经验描述模式;1983~1986年理念派兴起,形成理论研究的热潮,这种趋势因‘玄虚’成分越来越浓而遭到批评后,于1987年又作了一次转轨,图书馆发展战略研究兴起,并形成热潮,但又很快降温。此后图书馆学研究一直显得比较沉寂。两次研究热潮也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但终是短暂的“繁荣”,没有按照图书馆学自身发展逻辑进行知识积累,表现出了总体研究秩序的混乱和非理性。尽管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图书馆界整体理论价值观的

模糊和不成熟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

任何科学研究都要受价值的制约,对社会科学来说尤其如此。图书馆学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必然受理论价值观的制约。分析理论价值观在图书馆学研究中的作用轨迹,是考察图书馆学研究发展状况的一种重要方式。

二

理论价值观是主体对图书馆学研究的性质、目的、意义、方向、方法诸问题的整体认识 and 选择依据,是主体的价值意向、情感意志、思想观念及行为取向的综合,是一种‘先验’性质的观念结构。理论价值观是科学发展必不可少的内在动力。

科学领域一直存在两种价值观传统,一种是本质主义的,一种是功利主义的,波普尔(Popper, K)将其称作本质主义和工具主义^[3]。这两种价值观在图书馆界同时存在,它们之间的倾斜和冲突,影响着图书馆学研究的方向和进程。

本质主义注重的是理论的真理价值和认识意义。理论的最高境界在于它对事物“本

质”的揭示和把握。这种理论价值观对科学研究所产生的积极意义在于高扬学术研究的主体意识。理论工作者要有充分的精神自由,“在思想上不受权威和社会偏见的束缚,也不受一般违背哲理的常规和习惯的束缚”^[4]。学术行为只对真理负责。任何理论不管在哪个角度或层次对客体进行研究,只要对“本质”有所揭示,都是科学认识的进步,都应该受到认同和保护,对脱离实践的纯理论研究也给予价值上的认同。

本质主义理论价值观又有其消极的一面,因为它潜藏着脱离实践的危险。“唯科学”倾向将理论的“本质”功能极端化、绝对化,对实践的蔑视会使其失去最终的依靠和支柱。

1983年理念图书馆学的兴起就是本质主义价值观导向并占主流地位的结果。人们痛感图书馆学理论的贫乏,为了树立学科形象,大家力图揭示图书馆学的本质,将图书馆置于更广阔的社会现象之中进行全方位的考察,从而形成了知识学派、交流学派、信息学派和文化学派等并存的多元化理论格局,形成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繁荣局面。这些学派的主要分歧点在于研究对象,但“都没有形成各自对象化的模式”,而且“纯思维的辨析占了上风”,“从而注定缺乏改造图书馆实践和指导实际的能力”^[5]。1987年上海中青年理论研讨会“降低研究层次”的呼吁是在实践无情批评和责难的压力下理论界自身反省后得出的认识,包含着自我否定的悲凉和无奈。但这种提法本身是不科学的。科学的图书馆学研究不存在为理论而理论,或为应用而应用的现象,而是学术性和实用性的并重。把“理论”和“应用”从功能上完全割裂开来,自然导致图书馆学研究非“理论”则“应用”,此路不通走彼路的简单选择。于是大家又匆忙改变研究路向,以建设者的姿态,转入被认为“有很强的现实性”的发展战略研究,这样使原来一些富于创见性的学术观点也因未能形成体

系而随之消沉。现在看来,如果当时能坚持向更高层次迈进,也许完全有可能衍生成体系,对图书馆学理论有所丰富。遗憾的是,多数研究者顶不住实践的压力,放弃探索,这对图书馆学的发展不能不说是一个损失。

功利主义理论价值观认为,理论的功能在于能够成功地指导实践,为实践提供合理的行动准则,一旦不具备或不能明显表露出这种功能,则会被宣布为无效。这种理论价值观在图书馆界拥有很大市场,几乎成为实践界评判理论的唯一依据。它对理论功能的理解和期望既是深刻的,又是浅薄的。

它的深刻之处在于,高扬理论的根本目的在于推动实践的发展,强调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实践对理论的检验,将实践的要求置于极高的地位,显示了一种不以理论牺牲事实,不以研究框架牺牲研究对象的学术立场,它在认识上所产生的制约机制将有利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保证理论扎根于实践的土壤并成功地指导实践。

它的浅薄之处首先在于,对理论的功能作了片面的理解。理论不仅具有指导实践,促进实践发展的功能,而且还具有探索真理的认识。基础研究以探索知识为直接目的,其价值主要在认识方面。以单一的功能取代或掩盖理论的多种功能,虽然简单,但不是科学的态度。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在《新的发展观》一书中说过:“最伟大的思想往往最容易成为某种简化主义的牺牲品。这种简化主义是浮浅的,它为了被懒惰的读者和职业鼓动家所接受而背叛了思想本身”^[6]。功利主义价值观的这种要求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庸俗化了。

它的浅薄之处还在于,抹杀了不同理论形态和理论层次的功能以及对实践的应用价值。基础研究是“旨在增加科学、技术知识和发展新的探索领域的任何创造性活动,而不考虑任何特定的实际目标”^[7]。基础研究的首要的、直接的功能是自催化功能,即它以其广

泛的探索所获得的成果为基础,为人们更进一步深入探索认识对象的奥秘开辟前进的道路,提供各种各样的理论和方法,使科学认识之球越滚越大,促进科学的发展,这是它与直接作用于实践的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在功能方面所体现出来的最显著的特点和区别,它对实践的作用往往是间接的、潜在的,并且通过较长时期才能显现出来。

理论图书馆学发展的后期遭到实践界的强烈责难而转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陷于空泛思辨的图书馆学研究有所矫正,但不能说没有无视基础研究的本质特点的一面。就基础研究本身来说,它恰恰不必去关心实践,而以探索知识、揭示学科本质为己任。实践界在功利主义价值观的驱使下不加区别地对理论进行批评,破坏了理性的图书馆学精神,使基础研究中某些本应继续深化的探索中途放弃,这对图书馆学知识积累历程是有损害的。知识交流论虽然对图书馆内部活动缺乏理论解释力,没有揭示图书馆内部活动的本质和机理,但对图书馆活动的外部联系则给予了有力的说明,使图书馆活动在更广阔的背景中得到考察,使人们对图书馆的社会功能有了本质的理解,丰富了图书馆学理论。难道也因为缺乏指导图书馆实践的能力而否定吗? 1987年发展战略研究是在“现有理论皆无法指导实践”的背景下兴起的,虽然初衷是改变图书馆学研究从“纯理论到纯理论,从纯实践到实践”的状况,认为“发展战略研究有理论深度”,又“有很强的现实性”^[8],是理论与实践理想的“结合点”,但研究中也自觉地膨胀了功利主义价值观,过分迎合实践的需要,追求现实问题的解决(“结合点”之说是是否正确还须讨论),反而使研究本身因缺乏深厚的理论衬托而成为对现实的某种注释和说明,同样未能为实践所接受,所以在经历了短暂的兴奋之后曲终人散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三

新时期图书馆学研究两次转向的轨迹中有理论价值观作用的影子。这种理论价值观从总体看,是不成熟的、模糊的。

其一,理论价值观没有形成稳定的观念结构,在外来因素作用下作“伽利略思想摆”摇晃:不是本质主义的就是功利主义,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表现出不成熟性。

其二,没有区别不同层次和形态的研究,简单地用一种价值去评判和决定取舍,表现出模糊性。

前者以理论界、后者以实践较为显著。它们对图书馆学研究的负面值在第一次转向时,使一些本来可深化的观点中途夭折,阻碍了图书馆学学科素材的积累;在第二次转向时,使理论研究失去了自身的独立品格,成为实践的奴仆,不但自身无法发展,也无从为实践所接受。新时期图书馆学研究从总体上表现出研究秩序的混乱和无序,学科发展不可避免地经历了曲折的历程。

那么,究竟什么是图书馆学的合理的理论价值观呢? 科学史家库恩(Kuhn, T. S.)著名的“必要的张力”的论断对我们有很大启示。他认为科学工作者必须具备两种思维能力——发散性思维和收敛性思维。“这两种思维方式必然会发生冲突,要善于在两者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这种张力正是我们进行最好的科学研究的首要条件^[9]。合理的图书馆学研究的理论价值观也要在本质主义和功利主义之间保持一种“必要张力”,这种“张力”使我们有可能形成比较稳定的观念结构,通过合理的价值评价、价值判断、价值分析、价值取向等意识过程,调节或规范自身的认识和行为指向,推动图书馆学研究的健康发展:

——将有可能使图书馆学研究按照学科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相对自主地运行。”“张力”价值观的建立将使图书馆学研究者具有

洞察和校正其研究行为的自觉意识,避免为单纯追求“本质”而流于空论思辨,或单纯迎合实践而陷于经验描述,而注意从实际问题中提取素材,在科学精神的烛照下给予合理的逻辑推导和理论提升,使理论扎根于实践的土壤并保持其独立的品格,接受事实或经验材料的检验,不断趋于完善。可能摆脱那种混沌无序的没有共同逻辑基础的局面,按照自身的逻辑序列向前发展,不受外界影响而发生改变。

——将有可能使实践界对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尤其是基础研究宽容,促进图书馆学的发展。著名图书馆学家巴特勒(Butler, P.)说过:“与其它领域的人们相比,图书馆员对于本身职务的理论方面,表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蔑视”。大科学时代的到来,不断催生和强化着人们的理论意识,图书馆员“张力”价值的确立,将有可能使其自觉地审视“本身职务的理论方面”,正确地看待图书馆学研究的价值,尤其对基础研究给予价值上的认同。不管图书馆学是一门前科学还是已进入常规科学阶段^[10],目前,还未走向成熟,图书馆学的基础研究尤其应加强。现代图书馆学研究发展中理论图书馆学的母体作用表现得越来越明显,没有深厚的基础研究作为依托,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终是无本之木。同时,由于基础研究的高度探索性质,即使谬误也同样具有发现、逼近真理的认识价值。图书馆实践界对基础研究的宽容,将促进图书馆学发展,发挥科学研究中的“协同效应”,对各种创造性的探索(无论成功与否)给予价值上的认同和保护,使科学认识之球越滚越大。有了对图书馆基本现象的开拓性认识,富有生命力的图书馆学一定会屹立于科学之林。

四

社会学研究告诉我们,社会变化诸因素中,器物层次居前,制度次之,观念相对滞后。培植和建构科学共同体的内部文化对促进价

值的形成和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默顿(Merton, R. K.)根据对科学史的研究,认为在长期的科学活动中,科学共同体逐渐形成了一套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其成员应该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和文化价值观念,即普遍性(理论的评论不因科学家的社会地位,如种族、信仰、年龄、国籍、声望等而有所差异)、公有性(任何科学理论不属于取得这些知识的科学家个人)、无私利性(科学家仅仅为科学的目的做研究)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所有知识都要经受仔细的考察才被接受)^[11]。培植和坚持这套价值准则对图书馆学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展望21世纪的中国图书馆学,科学的理论价值观确立之日,就是图书馆学走向腾飞之时。相信这一天已为时不远。

参考文献

- 1 葛民. 图书馆学理论究竟趋何处去. 图书馆, 1989, (6).
- 2 刘迅. 在“低谷”表象的背后——图书馆学学科规律与思维规律探讨. 中国图书馆学报, 1993, (1)
- 3 (英)波普尔. 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 上海: 科学译文出版社, 1986
- 4 爱因斯坦文集, 第3卷, 第180页
- 5 徐人英. 再评图书馆学研究方向的历史性进展. 图书馆学通讯, 1987, (4)
- 6 袁光正. 科学是什么.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1991, (9)
- 7 孙显元. 科学和生产力.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 8 范并思. 新的探索, 新的思考. 图书馆学通讯, 1988, (2)
- 9 (美)库恩. 必要的张力.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1
- 10 马恒通. 图书馆学是一门前科学. 图书馆杂志, 1988, (1)
- 11 刘迅. 在“低谷”表象背后——图书馆学学科规律与思维规律探讨. 中国图书馆学报, 1993, 19(1)
- 12 (美)J·加斯頓. 科学的社会运行.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8

沙勇忠 1988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图书情报学系。现为中山大学信息管理系研究生, 助理馆员。
(来稿时间: 1993-09-07. 编发者: 翟凤歧。)